

宋元學案

冊九

西山真氏學案表

真德秀

子志道

傳屏魯氏門人
山晦翁再

王埜

王應麟

別爲深寧學案

馬光祖

金文剛

孔元龍

呂良才

呂敬伯

江墳

劉炎

陳均

周天駿

徐元杰

劉克莊

別見艾軒學案

王邁

程掌 別見鶴山學案

熊慶冑

徐幾

王應麟

別爲深寧學案

湯干

湯巾

湯中

並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劉漢弼

弟漢傳

別見九峯學案

忠愍同調

陳策

王天與

子振

西山續傳

魏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李燔

張洽

李方子 並爲滄洲諸儒學案
並西山講友

100

宋元學案卷八十一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西山真氏學案

祖望謹案西山之望直繼晦翁然晚節何其委蛇也東發於朱學最尊信而不滿於西山理度兩朝政要言之詳矣宋史亦有微辭述西山真氏學案梓材案是卷本稱西山學案謝山序錄定本益以真氏所以別于西山蔡氏也

詹氏門人劉朱再傳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希元建之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繼中博學宏辭科累官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歷知泉州隆興潭州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擢禮部侍郎史彌遠憚之落職紹定五年起知泉州福州召爲戶部尙書時去國已十年矣改翰林學士尋得疾拜參知政事而卒端平二年也年五十八諡文忠學者稱西山先生立朝不滿十年奏疏亡慮數十萬言直聲震朝廷四方文

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遊宦所至惠政深洽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動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名愈彰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時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先生晚出獨立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宋史詹體仁傳言郡人真德秀早從其遊嘗問居官治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媿平心則無偏先生能守而行之所著有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等書雲濠案先生著述尙有四書集編二十六卷又文章正宗二十卷續集二十卷俱內府藏本

百家謹案從來西山鶴山並稱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不獨舉也鶴山之誌西山亦以司馬文正范忠文之生同志死同傳相比後世亦無敢優劣之者然百家嘗聞先遺獻之言曰兩家學術雖同出於考亭而鶴山識力橫絕真所謂卓犖觀羣書者西山則依門傍戶不敢自出一頭地蓋墨守之而已

西山答問

問收其放心養其德性

德性謂得之於天者仁義禮智信是也收放心養德性雖曰二事其

實一事蓋德性在人本皆全備緣放縱其心不知操存自致賊害其性若能收其放心卽是養其德性非有二事也

問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

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義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

問學問思辨乃窮理工夫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爲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爲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能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思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是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然而有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者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與大學此章皆同此意也

問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省悟

正如曾子平日學問皆是逐一用功如三省如問禮逐些逐小做將去積累之久一旦通悟夫子遂以吾道一以貫告之至此方知從前所爲百行萬善只是一理方其積累之時件件著力到此如炊之已熟釀之已就更不須著分毫之力

問大學只說格物不說窮理

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卽器器卽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卽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牀卓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卽器以求之而理在其中如卽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卽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於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也所以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蓋卽物而理在焉庶幾學者有著實用力之地不致馳心於虛無之境也

問致知一段是夢覺關誠意一段是善惡關

言格物致知必窮得盡知得至則如夢之覺若窮理未盡見善未明則如夢之未覺故曰夢覺關好善必實然好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惡惡必實然惡之如水之不可入火之不可蹈如此方能盡人之道以充人之形若名爲好善而好之不出於實名爲惡惡而惡之不出於實則是爲欺而已欺心一萌無往而非惡矣亦何以異於禽獸哉故曰善惡關大學雖有八條緊要全在兩節若知已至意已誠則大本已立其他以序而進有用力之地矣若知不至意不誠既無其本無往而可矣故朱子以二關喻之言如行軍然必須過此二重關隘方可進兵故也

問主忠信章

論語止言主忠信不言誠至子思孟子然後言誠蓋誠指全體而言忠信指用功處而言忠是盡於中者信是形於外者有忠方有信不信則非所以爲忠二者表裏體用之謂如形之與影也心無不盡之謂忠言與行無不實之謂信盡得忠與信卽是誠故孔子雖不言誠但欲人於忠信上著力忠信無不盡則誠在其中矣孔子教人大抵只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知誠之本源子思孟子則併本源發出以

示人其義一也

問非鬼而祭章

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地之神曰示人之神曰鬼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鬼者氣之屈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爲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爲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則魂游魄降寂然無形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皆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卽所謂鬼神也今人只塑像畫像爲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爲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跡之鬼神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曰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卽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卽天地之氣易繫辭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

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爲人精卽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卽精之爲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爲者卽氣之所爲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血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旣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旣死則魂升於天以從陽魄降於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祀之禮使爲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煇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旣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問仁字

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稟受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玄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他物亦莫不如是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才種便生故也惟人受中以生全具天地之理故其爲心又最靈於物故其所蘊生意纔發出便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海惠利百世亦自此而推之耳此仁心

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然一爲利欲所汨則私意橫生遂流而爲殘忍爲刻薄則生意消亡頑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爲學之要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胸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忮忍刻害之私此卽所謂本心卽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

問敬字

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卽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應事接物有所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靜時敬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爲學之要莫先於此當更以胡致堂一段參觀

問顏樂

集註所引程子三說其一曰不以貧窶改其樂二曰蓋其自有樂三曰所樂何事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卻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似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又程氏遺書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爲非由今觀之言豈不有理先生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爲一物未到渾融無閒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是從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約禮者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身此心皆與理爲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曰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文公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既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二先生之拳拳於學者可謂甚至不可不深玩其旨也

問語上語下

此章南軒先生之說至爲精密所當玩味所謂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者蓋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然道德性命只在事親事長之中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但中人以下之資質若驟然告之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憶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如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屬皆人所易知也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於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

問不由戶章

舊說謂人之不能不由道如出之不能不由戶朱文公非之以爲世人之行不由道者多矣若如舊說則凡人所行不問是非善惡皆可以爲道矣且如事親事長人人所同也然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則非道矣此章蓋歎世人但知出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

又中庸道不可須臾離章龜山先生謂寒而衣飢而食出而作入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所謂堯舜之道卽樂於有莘之野是

已朱文公辨之曰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便指物爲道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墜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爲道無不在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矣其害可勝言哉蓋龜山先生以物卽是道而文公以爲物之則方是道正與出不由戶章意同

又告子曰生之謂性蓋言人之能知覺運動者卽性也孟子不然之朱文公發其義曰能知覺運動者只是氣知覺運動之理方是性告子誤認氣爲性又引龜山舉釋氏語云神通併妙用運水與搬柴以比徐行後長不知徐行後長方謂之第疾行先長則爲不第若謂運水搬柴便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是第矣此亦與前章意同大抵皆謂人於日用事物閒處處當理然後爲道不可以日用事物便爲道朱文公此說最有益於學者當參而味之

問太極中庸之義

下問太極中庸二條自顧淺陋何足以辱姑卽平日所讀朱文公先生之書及嘗見所窺者略陳一二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豈太極之上別有所謂無極哉特不過謂無形無象而至理存焉耳蓋極者至極之理也窮天下之物可尊可貴孰有加於此者故曰太極也世之人

以北辰爲天極屋脊爲屋極此皆有形而可見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極爲一物故以無極二字加於其上猶言本無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陰陽而下則麗乎形氣矣陰陽未動之先只是此理豈有物之可名邪卽吾一心而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豈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以是而言則思過半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卽寂然不動之時思慮一萌則已動矣故程子以思爲已發此至論也來論謂思是已發則致知格物亦是已發此則未然蓋格物致知自屬窮理工夫大凡講論義理最忌交雜今方論喜怒哀樂之發未發而以格物致知雜之則愈渾雜而不明矣來論又恐懸空無致力處此亦未然蓋未發之時則當戒謹恐懼其將發之時則當謹其獨逐時逐節皆有用功之地惟其未發也戒懼而不敢忘將發也謹獨而不敢肆則其發自然中節矣聖賢之學所以無弊者正緣句句著實未嘗說懸空道理且如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謹曰恐懼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於窈冥而不踐其實也太極圖說亦然首言無極太極次言陰陽五行亦可謂高且遠矣要其歸宿只在中正仁